

柳生

山田风太郎 著
韩锐 译

法帖



北岳文艺出版社



柳生

山田风太郎
韩锐

法帖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生忍法帖 II / (日) 山田风太郎著; 韩锐译.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 5

ISBN 7-5378-2881-4

I. 柳... II. ①山... ②韩...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0332 号

《YAGYUU NINPOUCHOU 下》

© YAMADA Keiko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由日本讲谈社授权北岳文艺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柳生忍法帖 II

*

(日) 山田风太郎 著

韩 锐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18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881-4 / I · 2805

定价: 23.00 元

目录

壹 自此入会津 / 1

——在屏住呼吸凝视着的家臣们面前，
婷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舌尖探入明成的口中，轻轻地卷动邀其共舞，似
乎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贰 铜伯夜谈 / 27

铜伯得意地笑着。
面对这过于令人震惊的事实，明成和七枪等人屏住呼吸，
有好长时间只是盯着这个像妖怪一样的老人看。

叁 断桥 / 42

雪中露出了一个人。包裹在上半身的雪已经完全剥落……
身体一动也不动，僵硬地站在那里，如同青
色的海妖，睁着一只眼睛。

肆 首次对战 / 66

三个美少女，两个美少年的头颅，被摆放在大手
门前的枭首台，这是翌日清晨的事。

伍 泽庵拍球歌 / 84

“那种儿歌，您难道还要继续忍耐下去吗？铜伯老！”
“等等，再稍微等一下。”

柳生

陆 南船北马 / 102

血、冰、肉体和枪剑，在水中混战成一团。即使穷凶极恶如
芦名族人，瞬间就有两三人丧命。

柒 幻法“梦山彦” / 130

镜子里映出的，就是睡着了的铜伯所做
的梦中的影像。

捌 泽庵的失败 / 145

只要铜伯还活着，我就不会死；只要我不死，铜伯也不会死。
只要这两者能取得平衡，
我们就能永远不死。

玖 孤剑般若侠 / 161

但突然在这里遭遇，看到他泰然自若甚至略带嘲笑的口吻，
在恐惧中又不由地有一种盲目的杀气
在血管里膨胀。

拾 十兵卫参见 / 176

漆户虹七郎手中的大刀扬起，嘴上的木莲花落地，
身形如鬼魅般欺上前去。
这一切只在电光石火间。

目录

拾壹 雪地狱 / 197

(江户“花地狱”)里面眷养着一群美少年和美少女供明
成享乐，而会津也建了一个与此类似的密室，这
就是“雪地狱”。

拾贰 霞网 / 220

这边的银四郎仍挺立在原地，尽管他的身体
已从脸到胸裂成了两半，但他的手中
仍紧紧握着操控霞网的绳子。

拾叁 天道魔道 / 238

我究竟生了个怎样的女儿！我想制止她
却被她制止了。
“忍法、铜伯流、铅体”——刚才婷清清楚楚地说了这句话……

拾肆 冲上云霄 / 265

樱花，飘零。



自此入会津

—

自此以西北为会津领地。

在势至山山顶的道路一侧，立有这么一块路标石。

于此处，向北可俯瞰如明镜一般的猪苗代湖，再往北可遥见云雾缭绕的磐梯山，然而此刻，却无人眺望这壮美的景色。

此地距白河约八里，距会津若松约十里。

横跨在山坡黑色围栏之上的秋雾如云母一般闪着光辉，此景与其称之为美丽，倒不如说是悲壮。

此处自很早以前便设有关卡，但并不像正经的城门官衙那么正式，平时仅是稀稀拉拉有那么几个一身打扮土气的衙役。然而，不知是何原因，现在那关口周围一幅侍卫们长枪林立的光景。

“好！”

“进去！”

从山上下来往西而去的行人，须在此一个一个地接受盘查后方可进入。

然而，对显而易见的普通百姓并不严加盘查，而是对戴深长斗笠的武士、修行僧人、蓄发僧人、头戴头巾的女子——特别是对女子检查得尤为仔细。即便是戴着斗笠、头巾，如见是年轻女子，也必令其摘下，目光炯炯地严加查看。

“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据说过几天会津大人要归国啦，怕是为此而严加戒备盘查的吧。”

“是这样啊，可是，这样查还真是让人摸不到头脑啊！”

行人们小声嘀咕着，缩着肩弯着腰向山下走去。

“站住！”

突然，响起了一声尖声高喝，是站在关卡前的一名武士发出的。

“那个和尚，站住！”

被叫住的是一个戴网代笠的云水僧。然而和其他被盘查的行人不同，他是从西向东而来的——从会津领地出来的行人是无需盘查的。

“和尚，刚刚才进到会津领地的吧。”

武士走近前来，袖管空荡荡地随秋风摆动着。此人正是漆户虹七郎。

“为何又出来了呢？”

被盘问的僧人转过头来，那是一张苍老、彻悟、飘然脱尘的脸。

“嗯，是因为我丢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东西。”

“丢了东西？”

“走到山下的时候确实还在，可是，刚才一看就不见了。那可不行，贫僧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送那封书状的。”

“什么书状？”

“其实是，江户东海寺的泽庵禅师最近要到出羽上山来了。我先行一步，要将禅师的书状送往目的地。”

“是泽庵禅师要——”

漆户虹七郎也不禁脸色微正。

“禅师前往出羽上山要经过会津领地吗？泽庵大师是将军家皈依的高僧，如路经此地而我们未尽地主之谊实在失礼，不过本藩确实未曾接到过这样的通告啊。”

“是这样啊，那么可能是从福岛绕道米泽了吧。”



这个号称是先行的使者,却也是如此糊里糊涂。

“可能是——这么说,禅师究竟取道何处您知道吗?”

“嗯,因为贫僧是先老师一步从东海寺出发的。而且其欲往之处是以前被流放之地,此行想必诸多感慨。况且,依老师的脾性,怕是也不愿意这般张扬地——提前通告所经领地。或许,会途经贵地,届时就请多多担待了。”

“话虽如此,丢失了这么重要的书状也很难办吧,您刚刚说走到山下还是在是吧。不如我派手下人去寻找一下吧。”

“不,不用劳烦了。那书状即使没有也无妨。”

此僧赶忙答道,然而此语却与前言矛盾,似乎是意识到了这点,马上解释道:

“贫僧先去寻找一下,如果找不到届时再劳烦了。那么,不管怎样,先行告辞了——”

他匆忙说完,便从围栏的出口处向东而去了。

二

山顶自东而下的山路很长——足有一里多。

路上如飘落的树叶一般疾走而下的云水僧回头看了一眼,确定其后无人跟踪后,闪入了路旁的红叶林中。

“喂,十兵卫大人!”

他气息未平地小声呼喊道。

从树林里面,走出五个僧衣打扮的人。不用说正是柳生十兵卫和堀族女人们。圭子扭伤的脚似乎好了,她与沙和、阿鸟像已和好般亲密地靠在一起。

“查看回来了啊!”

这边说话的是药师和尚,只有他摘下了袈裟头巾。

“不，还是不能顺利地通过那关卡。除了一丝不苟盘查的守卫们，还有那个在宇都宫碰过面的独臂男人。”

“漆户虹七郎！”

“那个人很卖力，正瞪大眼睛仔细盯着呢。”

“果然如此。”

十兵卫在袈裟头巾中点头道，然后抬眼朝山顶方向望去。

山顶左右连着重峦叠嶂的山脉，秋季空中的云雾如蜘蛛网般飘动着。

山的那一面便是会津领地。会津是个距海较远、地势较高的属国。

“一切顺利的话，则由我们先行进入会津。明成的注意力如果被后面八人牵制，我们就先行而入。如果其注意力被我们牵制的话，后面八人进去——正是为使敌人疲于奔命，而将人数分为两组。可是，敌人已经如此严加戒备了，该怎么办好呢……”

十兵卫那惟一睁着的眼睛也闭了起来。

“抄近路吗？……从没有关卡的山上绕过去的话。”

“那个，十兵卫大人。我曾经一度通过那个关卡，仔细环视了一番，跟其相连的各个山上，从树木之间隐约可见点点枪或刀的光亮。看起来会津属国的边界，巡查的网张得简直连蚂蚁都无法混入了——”

“要是这样……”

阿鸟掀起斗笠，双眼不是恐惧而是闪着无畏的光芒说道：

“那就攻破一个关卡硬闯过山去吧。”

“就凭你们吗？”

十兵卫突然睁开双眼道。

“行不通的！”

冷漠的声音，近乎无情地传来。

“我也考虑抄道过去，可是刚才看那些山的样子，似乎没有什么道可以



抄。更何况,巡查得天罗地网——”

“就算我们会死,可是,由我们吸引巡查人的注意力,泽庵大师那组人就能安全通过——”

十兵卫看着阿鸟的脸,微笑道:

“事实上,这正是我所想的。可是,这由我来做!”

“由您来做……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由我一个人来做。我一个人就足够了。而且,我一个人也便于行动。”

四个女子互视了一眼,品子马上急道:

“那我们怎么办!”

“你们,不要这么贸然去送死。首先要平安进入会津,然后绕过明成一行,与泽庵大师他们会合——话说回来,要是又像上次遇到鹭巢廉助那样冲动行事可不行。药师和尚,麻烦你勒紧缰绳管好她们啦。”

药师和尚苦笑着,嘴咧向耳边,似乎低喃着什么。

“请转告泽庵大师——如今这般,只有大摇大摆明目张胆地进入会津了。”

然后,他取下并打开背后斜背着的包裹,里面露出一个般若面具和一身黑衣。

几分钟后,这里消失了一个僧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带着般若面具的身影。

“若能留得性命——我们会津再会!”

跑出了两三步,他又突然站住了。在十兵卫刚才站立之处,留有一个包着像西瓜等滚圆之物的包裹。

“啊,差点忘了带重要的土产。”

他折回来,将包裹夹在肋下:

“就算是快到冬天了,生东西还是容易坏的,得快点把这土产给对方

啊。——明成一行，还得两三天之后才能进会津吧。”

自语了一句，那身影如黑豹一样消失在红叶林中。

三

——三日后的午后。

在山顶的树林中，有一个仅具屋子外形的简易小屋。屋前站着三个头戴斗笠的武士，正手搭凉棚向下眺望。

“哦，终于回国来啦。”

“七枪等人都健在吗？”

“等等——在呢在呢，香炉银四郎骑着马在最前面开道呢。”

“司马一眼房也跟在轿子旁边呢。”

“奇怪——没见鹭巢廉助！”

“不可能不见他啊。他那么醒目的一个大块头，再好好看看！”

然而，虽说从山下而来的一行人如豆粒儿一般大小，可是这几人目光如炬眼力极佳。说来，这三名武士有一股野兽般的彪悍之气。

在小屋旁边的乔木上，挂着一件奇怪的物件，一只用锁链吊起的铁笼。笼内，放有草木之类的东西，因正值白天而看不见火苗，可是从那微微吐着的白烟来看，似乎是燃着的。

“不在！——鹭巢廉助不在！”

一人歪着头低声说道。

明成一行到达了山顶的关卡。站成一排的守卫士卒们一分为二地在两侧跪伏于地。从轿舆中走出来的明成，跟负责迎接的某人说这话。

“咦？”

山上小屋的一个武士张眼往下望着道：

“还有一行人从东边上山来呢！”



“山轿有一个、两个、三个……六个、七个……有九顶！”

“那是什么啊？跟在山轿旁边走着的不是和尚吗？”

“云水，是五个云水僧！”

“大人一行就在他们面前，看啊，九顶山轿竟就这么大摇大摆地朝关卡来了——”

——加藤明成正在接受两个怪异人的怪异迎接。

怪异——这样说，其实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还有一个老者。只是女人超乎常人的美艳，老者也超乎寻常的老。说他超乎常人的老，从其死灰般的肤色及宛如蚯蚓般满是皱纹的脸上可见一斑。可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头发是黑色的，长及胸前的胡子也是黑色的。而且，称其怪异，还源于那女人和老者都散发出一股如邪如魅般的气息。

“是婷啊！”

明成在轿中说道。

在关卡前停放着两顶轿子。那是几刻钟之前，女人和老者带着随从从西边的若松方向上来时所乘坐的。

同老人并排跪坐在轿前的女人答道：

“此番大人平安无恙地返回会津，婷——”

女人说着抬头望向明成。

平安无恙——女人如是说道。这标志着明成现在终于在自己领地——会津踏上了第一步。然而，平安无恙，被这样说的，却是一副疲惫万分的身影。明成两颊苍白、形容憔悴、头发蓬乱、双眼浑浊，如病人一般带着衰败之气。

——眨眼间，宛如其名，女人轻轻摇摆着站起身来。秋日之下，金丝银线织就而成的衣服闪烁着耀眼光芒。这个女人正是明成的御国夫人婷。

只见，婷莲步轻移，轻轻地抱住明成。然后，自下抬起雪白的下颔，突然将自己的嘴唇贴在了明成的唇上。

——在数百之众的家臣注视之下。

所说的怪异的迎接便指此事。

——在屏住呼吸凝视着的家臣们面前，婷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舌尖探入明成的口中，轻轻地卷动邀其共舞，似乎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应称之为旁若无人的表演，亦或称之为妖艳无比的媚态。

移开脸，从两人嘴角甚至可见如蜘蛛网般连着的唾液银丝——婷媚然一笑：

“大人……请吸取婷的精气吧。”

——确实，明成的脸色恢复了生气。两颊浮现血色，眼睛也亮了起来。

“婷！”

“从此以后，有婷在您身边，就请大人吸取婷的精气吧！”

“自此，您可以放心了——铜伯也在您身边。”

老者在黑色的胡须之中，咧嘴笑道。

——这正是芦名一族的族长，芦名铜伯。他穿着一身淡橘色的长道服。

芦名铜伯，一百零七岁——二十七岁的婷，竟然是他在八十岁时所生的女儿。

“——听闻自从今年春天以来在江户接连发生了几件不吉之事，铜伯明白，不过既然您已经回来了，这里便是铜墙铁壁！”

一百零七岁的老者如此说道。

“不过，听先行赶来的虹七郎说，在您归来途中似乎仍有人阴魂不散地缠着，为防万一，我在属地边界安排了芦名族人戒备。如此一来，想必任何不轨之徒也无法轻易潜入，只是，不知这样是对，还是错——”

“是对是错？什么意思？”

“逆贼堀氏一族余孽，那帮女人、女狐狸们！诱入境内再将她们抓获，倒挂于鹤城城门上或许更为解气——”



“铜伯！”

明成原本恢复了些血色的脸上又是一片惨白。

“要袭击我的，并不仅仅是蝠族那帮女人。还有不知来历的男人给她们做后盾，在江户大道寺铁斋、平贺孙兵卫、具足丈之进等，你所举荐的芦名族人被杀，恐怕正是这名男子所为——”

“铁斋、孙兵卫、丈之进。”

老者仿佛吐气般低声念道：

“如果我铜伯在旁的話，或许他们不至于被杀，可是，这样没用的家伙，可能被杀了反倒更好。”

与其说是惋惜，不如说是憎恶和轻蔑，老者咬牙道——然后，抬起凹陷的眼睛，目光射向站在明成身后的司马一眼房和香炉银四郎，问道：

“对了，怎么没见鹭巢廉助，廉助呢？”

两个人环望了一下关卡内外，表情呆住了。

“廉助没在吗？……他，他不是应该先行回来了吗？”

“从上小屋的宿站出发，他应是先行赶回来了的——”

铜伯的眼中迸射出更为强烈的精光：

“胡说！”

叱责之声虽很低沉，却将人耳膜震得生疼。

“那么，廉助那家伙，怕是在从上小屋到此的途中被杀了。那家伙为自己的不成熟付出了代价，看见同辈们被杀而丝毫不引以为鉴，真是无可救要的蠢材——”

一眼房和银四郎仍用混乱的目光巡望着周围，随后什么也没说就要向回奔去。

到了围栏外，突然又站了下来。

“啊！”

“怎么了？”

漆户虹七郎也跑了出来，朝东边山坡望去。

“看，有九顶山轿上山来了。啊，站在最前面的是刚才那个云水僧。如此看来——”

四

就在前面不远处，可见围栏和关卡周围乌毛、长枪林立。似乎对此熟视无睹，山轿一行毫无畏惧地悠然自得地向山上走来。

除了抬轿之人，有五名云水僧人跟在轿旁。站在最前面的一人，来到并排站在围栏外瞪着眼睛张望的虹七郎、一眼房、银四郎面前，心平气和满不在乎地说道：

“呀，刚才真是有劳了。”

向虹七郎笑的人正是刚才自称遗失了重要物件而返回寻找的僧人。

“书状虽未找到，却见到了书状的主人。真是的，发现贫僧这个先行者在途中耽搁，刚才还被老师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呢。”

“老师？这么说，那是？”

漆户虹七郎一副如坠云雾般的表情，眼睛向山轿望去。这时，药师和尚高喊起来，声音洪亮直冲天际：

“江戸万松山东海寺主持宗彭泽庵，此番出行出羽上山途经此地，请允许在会津领地通行。”

“——什、什么，东海寺的泽庵和尚？”

在关卡前面的加藤明成，身子后仰回头望来。提起泽庵禅师，那可是将军家皈依的高僧，所以如此吃惊亦在情理之中。在侍卫们中间，也引起了一番波动。

“可以通行吗？”



说着,也不等对方回话,理所当然地就向轿夫们一扬下巴示意。山轿就一个接一个地进了围栏。

“等、等一下!”

虹七郎急忙挡在了轿前阻止道:

“和尚,如刚才所说,我们并未接到泽庵大师要通行会津的通告……”

“那是因为,此乃私人闲情之旅,所以,这真是……请勿见怪!”

“话虽如此,可是,是不是真的泽庵大师呢?如此怀疑未免失礼,可是事实上因为某些原因,本领地正在严加盘查是否有不轨之徒偷偷潜入本地。”

药师和尚回头轻喊道:

“老师!”

“嗯。”

“您听见了吗?他们说老师或许是假冒的呢。”

“听见了。怎么回事?说是有不轨之徒企图偷偷潜入会津?就是说,那不轨之徒扮作我泽庵和尚企图潜入贵地,是这个意思吧。哎呀,真是有意思呢!”

一顶山轿摇摇作响地传出了这般笑声。其后,掀起脏污的轿帘,出现了一个老和尚。

“连乔装假扮都想得到,真是心思独到啊。如此这般心机,怎么没想到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或许不轨之徒意图扮作贵地领主潜入也未可知啊!”

“啊!”不知从何处,响起了一声低沉、不寻常的惊呼。

只见老和尚身材矮小,头剃得毫发不留,蓄有白色胡须。他抬起墨染的衣袖,手搭凉棚眺望远处的湖泊。

“只有这山河,是天下无双的啊!”

他状似心情愉悦地低喃道。然后,仍望向那边说道:

“会津人等,老僧自江户而来,江户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谈,说是出现